戊三、断胜种姓者之我慢分二:一、正说;二、教诫断除由种姓我慢而造罪。

胜种姓就是出身高贵的意思,此处是指王族的刹帝利种姓。那么现代的人如果对自己的出身也心存傲慢的话,就可以用下面的瑜伽方便来进行对治。

己一、正说

设问:国王有王族血统,有统治国家的权力,而这是百姓所没有的,所以他有资格傲慢吧?

答:

若时大权势,由自福德招,
是则不可说,此终无权势。

难词释义

此:此人的意思,即是任何一个人。

颂文直解

国王所拥有的巨大权势,完全是由国王自己往昔累积的福德所感召的,而不是依靠种姓而获得的。因此,不能说一个人自始至终都不会拥有权势。由此可见,因为种姓而产生傲慢是不合理的。

释义

国王等的权势是往昔善业所累积的福德所感召的,而善业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,并不是只有王族才有权力去做。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,只要行善积德,都会有机会在后世获得国王等的大权势。

《四百论广释》中说,社会上会手艺的人很普遍,只要想学,谁都可以学会,这是没有阶层等等的限制的。同样地,只要行善积德,谁都有可能获得王位,这个机会,是任何人都平等具有的。现在国王的权势,是他过去世善行的结果。同样,现在的每个人只要能作善行,在后世里你就可能做上国王,甚至获得比国王更大的转轮王、帝释等的权势。因此就像古语中说的“临渊羡鱼,不如退而织网”一样,大家只要在因上用功夫,就自然能够获得好的结果,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。

设问:按照种姓制度,护国的职责只属于王族所有,并

不属于其他的三个种姓，所以王族还是可以傲慢的吧？

答：

诸生活方便，世间说名种，
故一切有情，无种姓差别。

颂文直解

如果仔细观察，所谓的种姓，仅是社会分工不同，除此没有任何其他意义。比如刹帝利的护世，婆罗门的苦行，吠舍的经商，首陀罗的种田等等，都是生存的方便，并以假立的方式，在世间中冠以各自种姓之名。因此，对于一切有情来说，在自性上，都没有种姓的差别。

释义

印度有四种姓，婆罗门专门进行祈祷、修行，刹帝利掌管政权，吠舍从事手工业、商业等生产，首陀罗则是从事做仆人等的工作。

刹帝利种姓因为掌管政权，面子上很风光，所以容易对自己的种姓生起傲慢。但是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，劫初的时候，世上是没有种姓的，后来为了守护田地的需要，而雇用了人，这就是刹帝利种姓的起源。所以无论种姓高低，都是为了生活的需要而设立的。

现在的中国没有种姓的差别，但是因为地域、工作等等的差别而引起的歧视有时还会出现。比如有些地方农民会被城里人看不起，而城里人会被更大城市里的人看不起。还有工作轻松、收入较高的人，会看不起清扫工等工作繁重、收入较低的职业。其实无论生活在农村，还是在大大小小的城市，都是自己谋生的地方，而工作，则都是自己谋生的方法。这些都是因各种因缘而形成的，并且会逐渐改变，并不是人的本性中就具有的。

《四百论广释》中说：瓶子都是一样的，只是装了不同的东西后，才被叫做不同名称的瓶子。同样地，人本来就没有高低的区别，只是因其他的因缘，而出生于不同的阶层、地域，或者从事不同的工作等等，才似乎具有了高低贵贱的区别。

瓶子这个比喻是非常形象的。大家想一想，同样的一个

瓶子，当装了酱油后，成了酱油瓶，装了醋后，就成了醋瓶。那么当酱油用完后，装上了醋，它就不叫酱油瓶，而叫醋瓶了。一个人的出生、工作等等，就像酱油、醋一样，都不是注定的，不能改变了，而是可以改变的，尤其到了下一世，现在的这些人都会有很大的变动。这辈子权高位重的人，因为权力的诱惑，更容易造重大的恶业，下世往往到三恶道去了；而这辈子并不起眼的人，如果奉行五戒十善，下辈子可能就做上国王了。

并且，一个人的出身即使很好，他也不一定能从事体面的工作；即使有体面的工作，他的家庭也不一定和谐；即使家庭和谐，他的身体也不一定健康；即使身体健康，他的生活也不一定幸福。因为这一切，都需要取决于一个人的见解的对错、烦恼的轻重，和业力的善恶、大小等等因素。

设问：那么在种姓制度建立起来之后，不同种姓的人自然就有区别了吧？

答：

过去时久远，女性意动摇，
是故刹帝利，非由种姓生。

颂文直解

至于这仅是假立的种姓，也无法维持纯正，而不错乱。总体而言，因为过去世极为久远，而且世间女人的心也因为贪欲而会有很大的动摇。是故，今天的刹帝利种姓，实际上已经并不存在了，其实只是大多数实际上是首陀罗等种姓的人们，在自以为是刹帝利而生起傲慢而已。

释义

从种姓形成以来，已经历了漫长的时间。在前面“破净执品”中也曾说：“若时未知他，尔时爱其夫，妇女如恶症，常应防外缘。”在这期间，如果刹帝利的妻子与属于吠舍的商人、或者属于首陀罗的仆人偷情，那么他们生下的子女，表面上还是刹帝利，其实已属于其他种姓。而这些子女的后代，也都已经变成其他种姓了。所以自认为种姓高贵的刹帝利，其实就他们自己来说，恰恰是那些他们轻慢的吠舍、首陀罗的后代。

那么在现在，有的人因为自己住在大城市，享受到比较多的便利条件，而觉得有地域优势，看不起所谓的“乡下人”。其实认真去观察一下，祖祖辈辈住在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的人，非常地少。中国的大城市，都是近几十年里，才迅速发展起来的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大城市里人的父辈、祖父辈，就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迁居进来的，属于自己瞧不起的“乡下人”，那更不用去说更早的祖先了。而且，即使历代都居住在城市，但是那时的城市，家家要用柴火烧饭，要挑水、倒马桶，生活和农村一样都很繁重，还没有农村宽广的活动空间，所以根本没有值得傲慢的地方。

还有，有些所谓的“富二代”等人，认为自己出身名门，有着高贵的血统，从而看不起生活清贫的人。他们现在享受的生活，是父辈努力出来的。他们父辈在年轻时，也正好是他们瞧不起的穷人，如果上溯到爷爷辈，那个时代生活都一样地清贫，那么这种所谓的高贵血统更是无从谈起了。

设问：虽然现在的刹帝利已经不是真正的刹帝利，而是首陀罗等，但是他们通过作护世的业，可以成为真正的王族，这还是可以傲慢吧？

答：

首陀由作业，既成刹帝利，
首陀由作业，何非婆罗门。

颂文直解

如果首陀罗通过作护世间的业，而能成为刹帝利，那么首陀罗为何不可以通过作诵咒等的业，而能成为婆罗门呢？是故，应当断除因较高的种姓而产生的傲慢。

释义

首陀又译为首陀罗，他们是四种姓中最低的种姓。那么有人就想，虽然说刹帝利的种姓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，但至少他们还在护世，行持着刹帝利的职责，因此就有资格傲慢。圣天菩萨就说，如果最低种姓的首陀罗通过护世，可以成为刹帝利，那么同样首陀罗学会诵咒，读诵《吠陀》等婆罗门的经典，应该也能变成最高种姓的婆罗门了。但在当时奉行种姓制度的社会里，由最底层的首陀罗成为最高贵的婆

罗门，这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。圣天菩萨就用这样的方式，清楚地说明，由首陀罗变成刹帝利，也同样是不合理的。因此具有刹帝利种姓的人，还是根本没有生起傲慢的理由。

《四百论广释》说：河有两岸，在其中一个岸上的人会说："船到对岸去了"，然而另一个岸上的人也会说："船到对岸去了"。两个岸互相都可以叫对岸，但在本性上，两个又都不是对岸。同样，社会阶层也是这样互相观待的。名义上每个人都可以说是某个种姓的人，但实际上谁都不属于任何种姓。

圣天菩萨的偈颂，是从种姓制度的角度，指出首陀罗不能成为真正的刹帝利，因此不能生起傲慢；而月称菩萨的这个公案，则是从种姓观待的角度，指出以种姓而傲慢是非理的。

这以上通过"断胜种姓者之我慢"的"正说"，教诫了国王自恃为高贵种姓而生起我慢是完全不应理的，接下来圣天菩萨就进一步教诫断除恶业。

己二、教诫断除由种姓我慢而造罪

如王分权利，不能分罪恶，
智者谁为他，自摧毁后世。

颂文直解

世间国王受到这样的教诫后，应当恒时安住不放逸。国王可以用权利来分配财富，但是却不能用权利来分配他的罪恶。对于取舍非常善巧的智者，有谁会为了他人今生的稍许利益，而摧毁自己的后世呢？是故，应当努力用各种方便断除罪恶。

释义

世间国王因为有我慢，所以对待民众没有慈悲心，盛气凌人之下，造下了各种恶业。这些恶业的后果，都要世间国王自己去承担。世间国王在分配财富等方面，有他的特权，但是他的权力，在业力面前，就失效了。每个人的因果，都是自作自受的，这是由因果的无欺法则所决定的。对于所造下的业，国王只能完全由自己去承受后果，根本不能用他的世间权力去分配到别人的头上。

《四百论广释》中说:有人杀了一头牛,宴请众人。虽然其他的人吃到了牛肉,但是这个杀生的恶业,还是归于这个杀牛设宴的人。同样,国王为了国家的需要,造下了很多恶业,民众从中得到了稍许的利益,但是这个恶业,需要国王自身来偿还。

月称菩萨还讲了这样一个公案。猎人的儿子害怕造下恶业,因此不去杀生。他的家里人来劝他,说这个杀生的恶业家里人会平均分摊的。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,说:“我现在头痛得很,大家帮我平摊了吧。”他们回答说:“头痛怎么平摊得了呢?”于是他反问说:“那么大家又怎么来平摊三恶趣里的痛苦呢?”

这以上学完了本品的“略明自性”与“广明其理”,下面来学最后一部分“障治摄义”。

丁三、障治摄义

这里“障”就是我慢,“治”是对我慢的对治。

自在所起慢,当观他有势,
若等若增胜,善士心不起。

颂文直解

因权势自在生起了我慢,就应当去观察权势与自己相同,以及超过自己的人,以此来进行对治。这样,善士的心中,就不会再存在以权势自在而生起的我慢。

释义

这里的障,就是因自在拥有权势、财富等,而生起的我慢。这里的对治,就是去和那些权势、财富与自己相等或超胜的人相比较,以此来消除我慢。

《四百论广释》中说:一个婆罗门的妻子,自恃长得漂亮,以此抱怨婆罗门没有给她买珠宝和得体的衣服。婆罗门于是带了妻子去到王宫,见到那些比她漂亮得多的侍女,以及更加漂亮的皇后,这时婆罗门妻子的我慢心就消失了。同样,当国王看到其他更有权势的国王,那么他不可一世的我慢心也就会消失了。

对于“当观他有势”,除了上面说的去观察功德相等或更高的人,来消除自己的优越感之外,还可以从自己所轻慢

的那个人身上，寻找超越自己的优点。任何人身上，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优点。对于傲慢的人来说，他很少能看到其他人身上的优点，但是知惭有愧、谦逊低调的人，却能够在任何人身上都发现很多很多的优点。

比如说，城市里的清洁工人，做的是又脏又累的工作，吃的往往都是自己带的咸菜加馒头。当一位白领走过清洁工人身边，看到他们吃得如此简单的时候，心里可能会产生优越感，觉得与这位清洁工人相比，自己在能力、职位、收入、眼界等等各个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，因此对这位清洁工人产生了傲慢心。那么如何来对治这种傲慢心呢？一方面这位白领可以想想同事或朋友中比自己能力还强、职位还高、收入还多、眼界还开阔的人，和他们详细比较一下，就知道比自己优秀的人还有很多，自己的慢心马上就能够消除了。

另外，如果对这位清洁工人进行一番观察，就会改变自己对他的态度。首先他没有抱怨工资低、工作任务重，这说明他很勤勉、能吃苦。如果去了解一下这些清洁工人的背景，他们基本都是从农村里出来的打工者，因为知识、能力、年龄等的局限，所以在城里只能住最差的房，吃最差的食物，做最累的活。但是他们用这辛辛苦苦挣来的钱，要赡养家里年迈的父母，以及供孩子读书。因此他们对父母的孝敬，对子女的慈爱，对家庭的责任感，是非常让人敬佩的。这是他们的优点，当发现他们这些优点后，就会觉得他们很悦意可爱，即使自己其他方面比这些清洁工人要强，也不会对他们生起傲慢了。

又比如，一位居士非常精进，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做功课，当他看到周围其他居士起床都比较晚的时候，心里就生起了傲慢。那么这种傲慢，一方面可以和寺院里的出家僧人相比，汉地的出家僧人，一般在凌晨三四点钟，就起床上殿了，因此自己五点起来，也不算早。另一方面，可以发现周围居士们身上的优点。比如尽管他们早上可能起来得晚，但是在信心、慈悲心、人品、为人处世、闻慧、思慧、修慧等等方面，各人有各人的专长，仔细观察的话，都有值得自己学习、模仿的地方。

还有，如果一位出家人持戒精严，而且博学多闻，具有良好的辩才等等，这些都是功德，在弘法利生的时候都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。但是即使是通达了三藏十二部的人，也没有生起傲慢的一点点理由。如果因为学佛的功德而生起了我慢，造下了恶业，那么这个人实在太没有福报了，这就像有人发了一笔财后，用这笔财富去买毒品来吸一样。

这一品是以国王为例来进行引导的，但是这个我慢，不仅仅国王才会产生。我慢是根本烦恼，所以只要是凡夫，都会有我慢。凡夫心中一直执著一个虚妄的我，这本来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错误，以此而产生的我慢，则是更大的一个错误。有我慢的人，对三宝的信心也不会真正生起，更不会想到要去对治我执，所以是属于连佛也度化不了的人。

在运用“当观他有势”的时候，除了观察世间上有势的人外，作为佛弟子，还应该观察势力远远大于自己的出世间圣者，即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陀、上师等一切五道十地的功德。这些圣者的功德，是清净的、宏大的，凡夫在自己眼里即使已经很了不起的功德，如果拿去和他们相比，也是又不清净，又很渺小的，是根本拿不出手的。

在此之外，大家还可以结合前三品的修行教言进行对治。比如，从无常的角度，知道自己受死主的控制，明白“为死故而生，随他行本性，现见是为死，非是为存活”的处境，那么在如此巨大的恐惧面前，就不会为自己那些根本无法与死主对抗的微小功德去傲慢了。或者，从苦的角度，明白“人苦从身生，安乐由他起，身是众苦器，汝何重此身”，知道在有漏业报身没有脱离之前，感受到的都将是苦，而没有真正的乐，自己的那些功德，在自己没有出离轮回前，也无非是苦因和苦果而已。或者，从不净的角度，明白“虽经久受用，境无穷尽际，如恶医治病，汝身劳无果”，知道这些功德，并不应成为世间凡夫耽著的对象。在这样的正见摄持下，即便自己功德再大，也不会生起我慢了。

因此，想要饶益众生的人，应该断除我慢，保持低调，对一切众生，都要像对上师和君主一样恭敬，而不应该轻视。按这样实行，将成为一切都圆满的法器，从而进入让众生欢喜、满足、得度的正道当中。所以这第四品对于初学者

的修行，也是非常殊胜的教授。